戲劇研究　第3期
2009年1月　頁125～146

《傳奇彙考》及其相關戲曲考釋書目
——從《傳奇彙考》到《曲海總目提要》及《曲海總目提要補編》

江巨榮　浦部依子
復旦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京都大學非常勤講師

一、前言

中國古代戲曲，歷經元明兩朝，無論雜劇、傳奇，都已高度發達。作品迭出，有「詞山曲海」之目，而蔚爲大觀。入清以後，劇壇趁前朝之熱鬧，新作不絕，餘勢未減。這就給戲曲文獻的考訂與目錄著錄留下了空間，也提出了新的任務。

一代有一代的劇作，一代也有一代的劇目文獻。元有《錄鬼簿》及其《續編》，明有《太和正音譜》、《南詞敘錄》、《遠山堂曲品》、《遠山堂劇品》、呂天成（1573-1619）《曲品》等等。至清代，初有《傳奇彙考》、《傳奇彙考標目》、《笠閣批評舊戲目》，到乾隆間，有焦循（1763-1820）《曲考》、黃文暘《曲海目》之劇目整理，清晚期，又有姚燮（1805-1864）《今樂考證》之作。這些劇目文獻，或斷代於一時，或通載而及三代，總的趨勢是越後越完整，越全面。但就內容而言，這些文獻，有的只是作者、作品的簡單目錄，有的只含有簡要的優劣和等級品評，有的僅有少量的故事考證；而力求爲元明清三代，就所知的雜劇、傳奇作一全面的劇目著錄，並把重點放到劇作的全面品評及內容考釋、本事考證上，則始於《傳奇彙考》。

《彙考》的出現，反映了學人對劇目整理，尤其是對劇目研究的深入，它也爲讀者提供了一種理解作品的工具。此後，出現了多種傳抄本，也出現了改易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名的《樂府考略》。有清一代，《彙考》雖然時常爲人引重，但多只見殘本，不見全豹，無不深感遺憾。清末、民國間，武進董康（1867-1947）對戲曲研究投入很大熱情，他廣泛收羅包括《彙考》在內的國內外戲曲文獻，續有所得，最終完成了《曲海總目提要》，使之成爲元、明至清初，古代雜劇與傳奇內容之提要、考證、品評的集大成之作。其所遺漏，又有北嬰《補編》以收其缺。可見，《彙考》在清代劇目著錄和考釋上，是聯繫焦循《曲考》、黃文暘《曲海》至姚燮（1805-1864）《今樂考證》、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北嬰《曲海總目提要補編》的重要橋樑，在曲目文獻上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凡從事戲曲研究的人都會涉及到。

但有關這部書的問題和疑點卻很多，例如：它究竟有多少卷？怎樣構成？存佚如何？都不清楚。而且，由於它只剩殘抄本，且分散置於國內外各地圖書館和私人藏家，無人能看到這些不同抄本，更無法對不同抄本做細緻的比勘，所以學界對它的認識都未見全面。筆者近年由於從事清代劇目的研究整理，深感了解這部著作的重要；浦部依子博士多年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近時有機會查閱該大學文學部所藏的一個重要抄本。出於共同的興趣，又參照大阪大學的一個精抄本，經過查閱與比較，兩位著者對某些問題產生了新的認知，因此將初步的看法撰成文章，以期引起文獻學者和戲曲研究者的興趣，引向更深入的討論。

二、《傳奇彙考》的幾種抄本

《傳奇彙考》有那些傳本？這個問題似乎沒有被特別提起過，也沒有著錄過。但從了解它的面貌和流傳來說，梳理其傳本似不可少。據我們的粗淺調查，至少有：

1.王國維（1877-1927）所用的「舊抄殘本」。王氏光緒戊申（1908年）所作《曲錄．自序》，明言《傳奇彙考》舊抄殘本爲其主要參考書之一[1]。在他的《曲錄》中，錄國朝「無名氏」劇目95種，都據《傳奇彙考》著錄[2]。其「傳奇部」上、下兩篇收錄劇目450種左右。這雖與《曲考》、《曲海目》重複收錄，

[1] 王國維：《曲錄》，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冊，卷1，頁1a。〈傳奇彙考標目提要〉謂王氏所據爲《標目》，見《傳奇彙考標目》，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7冊，頁191。

[2] 王國維：《曲錄》，卷5，頁33a-37a。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直接來源當出自《傳奇彙考》。可知《傳奇彙考》（包括別本《標目》）一書爲王氏《曲錄》提供了1013目。從近現代有書目記載的文獻來看，王國維是最早關注並應用此書的學者。

2.董康《曲海總目提要》（以下簡稱《提要》）採錄的寶瑞臣本。民國初，董康編撰《提要》，《傳奇彙考》爲其所採錄重要底本，董康〈序〉謂：「曩從清宗室寶瑞臣侍郎處，得閱《傳奇彙考》一書，有十鉅冊，喜其翔實。聞黃陂陳士可都護亦有之。與寶本互有出入。」[3]說明董康所用主要爲寶瑞臣藏本。

3.黃陂陳士可都護藏本。董康在《提要．序》中已提及陳士可藏本，於《書舶庸譚》卷2再次言及：「此書黃陂陳士可都護藏有一本，未識尚可增補否也。」[4]表明此書雖爲董氏所知，卻未見，亦未曾採入所編之書。按：陳士可，名毅，字士可，湖北黃陂人。精於邊疆輿地之學，入民國，主蒙藏事務。1917年後任庫倫辦事大員，鎮撫使，西北籌邊使。故稱「都護」。以外蒙獨立事件瀆職過失免職。他也是著名藏書家，精於鑑別，所藏多海內孤本，其書在民國初散出。

4.民國三年（1914）古今書室石印的八卷殘本。據署名「文村逸叟」（王振聲，1799-1865）同治壬戌（1862）跋，此書「首尾不完，莫知誰撰」，可見當時已不能考其作者。該書中之八冊，爲婁東季錫疇（菘翁）所藏，「文村逸叟」則增補了三冊[5]。近代一些前輩學者使用的《傳奇彙考》往往都是依據此本。1994年書目文獻出版社據以影印再版，今最易見。董康《提要．序》說：「坊間有石印本，任意刪節，已非完書。」[6]即指此書。按：季錫疇（1791-1862），太倉人，字菘耘、範卿，晚年設館於常熟瞿氏，得讀善本，悉爲題跋，有《菘耘文鈔》。王振聲，昭文（常熟）人，字寶之，號文村，精校勘，有《王文村遺著》。季、王二人，皆精於版本、目錄之學，而石印本《傳奇彙考》卻差錯、脫漏滿紙。出現這種情況，是原本未經校訂，還是石印致誤，不得而知。今日影印，不作更訂，也易於以訛傳訛。

5.日本狩野直喜本。1927年初，《提要》殺青而未付印前，董康東遊訪書，

[3] 董康：〈序〉，《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2。
[4] 董康著，傅杰點校：《書舶庸譚》（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1，頁27。
[5] 文村逸叟：〈跋〉，《傳奇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影印古今書室刊本），頁457。
[6] 董康：〈序〉，《曲海總目提要》，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狩野博士於這年1月7日、25日，2月4日三次送《傳奇彙考》至董康寓所，共四函。董康用它與《提要》比對，發現多出70餘則，於是手自筆錄，以便訂補。其後5冊還寄大東書店老闆沈駿聲石印留底，以補《提要》之缺[7]。狩野本是道光丙戌（六年，1826）抄本，其第1卷《四奇觀》提要後有一段大字跋語，謂：「近日吳人演《雙珠圓》傳奇，即此第三段事也。打諢插科，略加潤色，而大段仿佛相同。雖爲一時快觀，究之意味毫無。世人厭故喜新，日趨日下，戲雖小道，吾於此不能不致意焉。道光丙戌九日識。」[8]這是一個明確標明抄寫年代的傳本，很具研究價值。但，今經查，現京都大學「狩野文庫」只存「古今書室」本，卻無董康當年所用的道光抄本。它是散佚了呢？還是狩野原是轉借來供董康參閱的？就不很清楚了。

6.京都大學文學部所藏「石川誼臣」抄錄本。該本不分卷，四函十七冊，鈐「京都帝國大學圖書之印」篆文印記。十七冊中有七冊夾有「石川誼臣」印章紙片。第一冊最後與第五冊鈐有「東京□□〔麻布？〕新龍□□〔圭九？〕石川誼臣」大方印，其餘五冊爲「石川誼臣」小方印，每冊註明謄寫頁數。正文後有作家索引，末冊空白。其中《四奇觀》文後，也有董康所錄「道光丙戌九日識」跋語，文字相同[9]。這說明它也是依據道光抄本過錄的。這可稱爲石川誼臣抄本和藏本（以下簡稱石川本）。1999年蔣寅的〈東瀛讀書記〉介紹京都大學道光抄本《傳奇彙考》，就是此本，但所敘卷、冊及劇目頗有出入，詳見後文。

7.北嬰（杜穎陶）編撰《曲海總目提要》「拾遺」和「補編」時，曾多方收羅各種散落的《傳奇彙考》。編者在〈曲海總目提要拾遺．序〉中說：曾「讀廬江李氏所藏抄本」，及「鄞縣馬氏所藏傳抄本」[10]。廬江李氏即李鴻章，鄞縣馬氏爲馬廉。李本未知下落，馬本當即今北圖本。《補編．序》中說：「《彙考》有坊間石印本和各種傳抄本。石印本早年還比較易得，傳抄本則多是藏書家的珍秘之本。各本都是不全的殘本，所收的劇目也多少不等，互有出入，並且也有一些劇目是《提要》所未收的。1933到1937的幾年之中，陸續從各本輯錄《提要》所未收的劇目和相異的文字，得六十二種。……在整理當中，又見到兩種不同的《彙考》抄本，及《曲海總目提要》稿本殘卷，校補以前所得，增至七十二

7 董康：《書舶庸譚》，頁28。
8 同前註，頁9。
9 蔣寅：〈東瀛讀書記．佚名撰《傳奇彙考》鈔本八卷〉，《文獻》1999年第1期，頁43。
10 北嬰：〈曲海總目提要拾遺〉，《劇學月刊》5卷3/4合輯特刊（1936年1月），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11]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其增補之72種，來自多種《彙考》抄本。其中雖不排除有的抄本是從同一書中散落出來的，但體會編者文意，它們可能多出自不同抄本。由於杜氏未將這些抄本一一註明，現在已難以了解這些抄本的源流和面目。

8.東京大學抄本。這一抄本，未見著錄，現也未見有人論及。但京都大學所藏石川抄本第一卷《情郵記》留有一條校記稱：「大日本東京大學本，以顏字爲毅字。校者按，字典無毅字者，毅恐毅之衍字。」這段文字有明顯的二戰前的痕跡。於此可以知道石川抄本曾據東京大學本作過文字校勘。雖然石川本的校勘其實做得很粗糙，但可知現石川本留下的一些校錄文字，當是這些校訂工作留下的痕跡。這就證明東京大學本的存在。

9.大阪大學精抄本。原西村時彥懷德堂藏。西村時彥（1865-1924），字子駿，號天囚，別號碩園。爲懷德堂再建主人[12]。該本繕寫工整精緻。其第七冊也有「道光丙戌九日識」跋語，字跡也與石川本相似。據我們的考察，石川本係刻意摹仿碩園本字體。碩園本又有墨跡「戊子七月校過」及「戊子中元細校三讀過，訛脫處皆爲更正」字樣，及朱筆按語多處。從干支所記年代和西村時彥的年歲對比來看，所謂「戊子」校閱墨跡，一是可能爲原本校後所記，那就在道光八年（1828）；其二則可能爲西村天囚所記，那就已到光緒十四年（1888）了。書鈐「懷德堂圖書記」、「碩園先生紀念文庫」、「大阪大學圖書館」朱文印。全書一函九冊。冊一係作者索引；冊二自《善慶緣》至《英雄概》收劇41種。冊三自《慈悲願》至《奈何天》收劇34種。冊四自《玉麟符》至《醉將軍》收劇44種。冊五自《全家慶》至《十大快》收57種。冊六自《勘風塵》至《花間四友》收96種。冊七自《情郵記》至《南桃花扇》收62種。冊八自《東郭記》至《獅子賺》收68種。冊九自《廣寒香》至《名花譜》收劇72種。總計474種。與京都大學石川本劇目總數相當，卷中順序一致。但卷帙前後有較多差異，恐怕是石川本在重編及裝訂時出現了差錯。

[11] 北嬰：〈序〉，《曲海總目提要補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10。

[12] 黃仕忠：〈前言〉，黃仕忠、金文京、喬秀岩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第1冊，頁28。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將大阪大學碩園本與京都大學石川抄本卷帙列表如下：

大阪大學本			京都大學石川本		
冊一	作者索引		冊一	情郵記～情夢俠	共 31種
冊二	善慶緣～英雄概	共41種	冊二	藍關度～南桃花扇	共31種
冊三	慈悲願～奈何天	共34種	冊三	東郭記～摘纓會	共38種
冊四	玉麟符～醉將軍	共44種	冊四	撮盒緣～獅子賺	共26種
冊五	全家慶～十大快	共57種	冊五	勘風塵～合同文字	共47種
冊六	勘風塵～花間四友	共96種	冊六	忍字記～花間四友	共49種
冊七	情郵記～南桃花扇	共62種	冊七	廣寒香～廬夜雨	共36種
冊八	東郭記～獅子賺	共68種	冊八	滿床笏～名花譜	共37種
冊九	廣寒香～名花譜	共72種	冊九	玉麟符～兩生天	共23種
			冊十	芙蓉屏～醉將軍	共21種
			冊十一	善慶緣～四賢記	共22種
			冊十二	萬倍利～英雄概	共19種
			冊十三	大椿樓～十大快	共28種
			冊十四	全家慶～狀元香	共29種
			冊十五	慈悲願～奈何天	共35種
			作者索引		

以上這些傳本，或多至十餘卷，或少至一、二卷；或劇目雷同，或劇目存異；有的可能係從同一祖本散出，有的可能來自不同傳抄系統。要了解其間關係，都要做細緻、深入的研究，可惜目前還缺乏這樣的條件。只能冀望諸多傳本都能複印面世。

三、京都大學石川抄本《傳奇彙考》

1999年蔣寅作〈東瀛讀書記〉，文章介紹了京都大學石川抄本《傳奇彙考》。它不僅簡要介紹了版本狀況，還完整披露了該書細目。蔣先生在按語中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京都大學抄本共收劇目472種，除去3種重見外，得469種[13]。這比古今書室本多出207種，讓我們對《彙考》所存劇目提要有了一個更全面的認識，這是應該感謝的。這次我們也查閱了這一抄本，所見又有一些不同。我們看到的京都大學抄本《傳奇彙考》，四函十七冊，不分卷。各冊目錄與蔣先生所錄大致相同，但「分卷」卻不同。據比對，四函中劇目共十五冊。其實蔣文所列八卷目，原本不分卷，而分冊。蔣文所謂一卷，即原本中的二冊。爲便於讀者了解這種不同，我們也將它略列如下。爲省篇幅，蔣先生已錄劇目都予省略。

冊一：《情郵記》～《情夢俠》，共31種，順序全同。唯《鎮仙靈》作《鎮靈山》。

冊二：《藍關度》～《南桃花扇》，31種，順序全同。唯《相思觀》作《相思硯》。

冊三：《東郭記》～《摘纓記》，共38種，但順序不同。

冊四：《撮盒圓》～《獅子賺》，共33種，部分次序有異。

冊五：《勘風塵》～《合同文字》，共47種，內2種缺題，順序全同。

冊六：《忍字記》～《花間四友》，共49種，順序全同。

冊七：《廣寒香》～《廬夜雨》，共32種，順序全同。唯《鬧門人》當作《鬧門神》；《魚藍記》當作《魚籃記》。

冊八：《滿床笏》～《名花譜》，共35種，順序不全相同，偶有錯字。

冊九：《玉麟符》～《兩生天》，共23種，其中一種分上、下本，實則22種。排序偶有顛倒。

冊十：《芙蓉屏》～《醉將軍》，共21種，順序全同。

冊十一：《善慶緣》～《四賢記》，共22種，劇目同，排序不同。

冊十二：《萬倍利》～《英雄概》，共19種，劇目同，排序不同。唯《尺素記》當作《尺素書》。

冊十三：《全家慶》～《表忠記》，共30種，蔣〈記〉缺《龍鳳圖》一種，剩29種，排序同。

冊十四：《大椿樓》～《十大快》，共27種，蔣〈記〉多出《藍采和》一種，成28種。又所記《鐵鳳錢》當爲《龍鳳錢》。

冊十五：《慈悲願》～《奈何天》，共35種，蔣〈記〉缺《女紅紗》一種，剩34

[13] 蔣寅：〈東瀛讀書記〉，頁39-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

總的看來，總數與蔣先生所記基本相同，但排列次序與文字稍有差異。石川本雖稱據東京大學本校訂，但僅從目錄看，文字差錯就還有不少。如，《桃花哭》作《桃花聲》；《黑鯉記》作《黑魚記》；《金線池》作《金線花》；《鬧門神》作《鬧門人》；《紫金鞍》作《紫金鞭》；《雙螭璧》作《雙螭壁》，等等，都有因字音、字形問題而產生的錯誤。這也許是東京大學本自身也就有錯，而校訂者對中國戲曲較爲生疏，就無法改正了。

大阪大學碩園本，各冊劇目與石川本大致相同，僅個別卷帙所含劇目互有多寡，總數仍爲473種，與石川本偶有差異。這只能說是偶有遺漏或重複造成的結果。二者其實是同一原本的不同抄本。除了抄錄有精細、粗疏的不同外，單看劇目並無大的差別。

四、《傳奇彙考》與《曲海總目提要》

今存吳梅、董康《提要》兩〈序〉，都指明《提要》的基本來源是《樂府考略》和《傳奇彙考》。而據北嬰的考證，《傳奇彙考》的年代在《樂府考略》之前。北嬰謂：「如果兩者是一書，那麼《彙考》也是初稿而《考略》乃是修訂稿；如果不是一書，那麼《考略》一定是據《彙考》爲底本而加以改編的。」[14] 這一論斷不僅一反人們將《考略》當作《彙考》之前的著作的見解，而且也爲我們認識《提要》的文獻基礎提供了依據。這就是說，如若探尋《提要》的文獻資源，主要應該依據《彙考》而不是《考略》。

根據這一認識，我們來檢視古今書室本和京都大學本（包括大阪大學碩園本）《彙考》目錄，就可以知道，它們提供的共同劇目是（書名號從省）：

九龍池　夜光珠　海潮音　鳳鸞儔　昇平樂　因緣夢　萬花樓　不了緣
醉菩提　一品爵　玉樓春　萬花亭　春燈謎　領頭書　情不斷　雙熊夢
遺愛集　廣陵仙　風雲會　倒鴛鴦　紅蓮案　夢磊記　雙官誥　天下樂
錦西廂　錦箋記　馮驩市義　五福記　登樓記　想思硯　燕子樓　杏花莊
小忽雷　眉山秀　牡丹亭　南桃花扇　東郭記　一文錢　再生緣　午日吟
鴛鴦夢　雪裡梅　馬上郎　同甲會　題門記　白玉樓　玉花記　離魂記

[14] 北嬰：〈序〉，《曲海總目提要補編》，頁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義記　曲江記　落花風　金鏡記　天福源（緣）　醒世魔　嬌紅記
葵花記　玉杵記　摘纓記　全忠孝　一笑緣　小桃源　江天雪　四義記
天馬媒　剸犀劍　鬱輪袍記　雙報恩　西園記　天福緣（？）　蕉鹿夢
三元記　崔護謁漿　撮盒圓　義乳記　香囊怨　藍橋記　天有眼　孝順歌
蓮囊記　桃花舉　鳳鸞鳴　絡冰絲　紫簫記　香山記　紅梅記　白蛇記
羅帕記　蘆花記　修文記　梅花樓　雙龍珮　沉香亭　續情燈　文章用
玉玨緣　逍遙樂　上林春　裙釵婿　伽藍救　黑鯉記　萬民安　文媒記
留生氣　紅蓮債　獅子賺　廣寒香　一合相　吉慶圖　雙玉人　奪秋魁
合歡殿　慶有餘　順天時　遍地錦　義貞緣　兩榮歸　雙合歡　鬧門神
財星現　君臣福　倒銅旗　狀元堂　耳鳴冤　傑終禪　祥麟現　善惡報
錦蒲團　幻緣箱　寶曇月　芙蓉劍　桃林賺　天樞賦　三孝記　狀元旗
齊天樂　通天犀　軟藍橋　蝴蝶夢　魚籃記　釣魚船　錦江沙　百子圖
九錫記　繡平原　混元盒　稱人心　新節孝記　三殿元　彩燕詩　想世情
靈犀錦　芙蓉影　海棠記　雙修記　雙錘記　萬全記　雙小鳳　練忠貞
賣相思　續情燈　詩賦盟　玉釵記　箜篌引　遠塵園　綰春園　錦上花
鴛鴦夢　浣花舟　菉園記　名花譜　重重喜　反三關　後白兔　仙桃種
兩生天　芙蓉屏　人天樂　萬仙錄　尋親記　雙蝴蝶　清平樂　金蘭誼
鴛鴦箋　雙錯卺　鳳和鳴　四全慶　晉陽宮　繡衣郎　東山記　赤壁記
郵亭記　雙瑞記　靈犀佩　金剛鳳　四郡記　醉將軍　全家慶　龍華會
求如願　藍采和　千里舟　十錦塘　赤龍鬚　松筠操　紫珍鼎　龍鳳圖
龍鳳合　雙龍墜　三虎賺　瓦崗寨　別有天　雪香園　小天臺　醉西湖
雙鳳環　雙飛石　元宵鬧　文犀帶　玉尺樓　白紗記　泮宮緣　賣愁村
樓外樓　雙卺緣　鐵冠圖　表忠記　慈悲願　挑燈劇　秋風三疊　四嬋娟
紫金鞍　迴龍記　讀離騷　桃花源　吉祥兆　碧紗籠　女紅紗　迴文錦
鬧高唐　吊琵琶　清平調　凰求鳳　巧團圓　憐香伴　易鞋記　百鳳裙
赤壁記　慶豐年　七紅記　百福帶　慎鸞交　風箏誤　翻千金　雙螭璧
射鹿記　百花記　照膽鏡　小英雄　雙盃記

以上共259種。其中《天福源》、《天福緣》可能係同名異字出現的重複。《續情燈》也重出，但所撰提要文字多有詳略異同；《赤壁記》重出，但屬同名異事，應爲不同劇目。這259種與古今書室石印本的目錄相合，而石川本和碩園本則包含了石印本的全部劇目，只是卷帙分布有差異而已，可見兩種日藏本與石印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雖有這麼多的共同劇目，但從卷帙存缺和劇目順序安排來看，又像不是從一個共同的祖本而來，這也值得我們關注。

在近260種外，京都大學石川抄本和大阪大學碩園抄本都多出第5-6卷元雜劇劇目提要96種，其他明清傳奇、明清雜劇，以石川本爲例，第8卷多3種，第9卷多19種（其中《雙福壽》上、下，計爲2種），第11卷19種，第12卷22種，第14卷27種，其他各卷23種，共209種，減去重複，約當207種。兩者合計，共469種，超過《提要》總數的一半。所缺215種或據《樂府考略》，或據《傳奇彙考》的其他底本，這才有近700種《提要》所列曲目及其考訂文字。

《曲海總目提要》所收其餘一些劇目的組成，一是元明雜劇，如《青衫淚》、《西廂記》、《陳摶高臥》、《切鱠旦》等；二是元明南戲，如《琵琶記》、《荊釵記》、《殺狗記》、《香囊記》、《目蓮記》等；三是明清雜劇，如《狂鼓史》、《中山狼》、《扯淡歌》、《念八翻》等等，不一一列舉。因爲《提要》所據主要是《彙考》和《考略》，二者成書在康熙間，所以雍正、乾隆後的劇目都沒有收錄，這就使《提要》遠不足以反映中國傳統戲曲，尤其是清代戲曲的全貌。這種缺陷，就要期待今日學者的努力了。

五、董康與《曲海總目提要》的考訂

董康主持《提要》的編撰工作。他從收集通行文本，以備撰寫《檀板陽秋》，到查閱《傳奇彙考》，購獲內府本《樂府考略》，抄錄私家藏書，所費心力甚巨。經過這番努力，終得劇目及相關考述文獻約680餘種，然後大致依據時代先後和作者分類，把它釐定爲46卷，成《曲海總目提要》。除自己蒐羅文獻、考訂劇目外，他還請王國維、吳梅、孟森、陳乃乾等四位著名學者共同作全書的校訂。《提要》大東書局初印本，每卷均列校訂姓氏，五人分擔的卷次如下[15]：

董　康	1	6	11	16	21		26	31	36	41	46
王國維	2	7	12	17	22		27	32	37		
吳　梅	3	8	13	18			28	33	38		43
陳乃乾	4	9	14	19	23	24	29	34	39		44
孟　森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2	45

[15] 鄧長風：〈《書舶庸譚》中的戲曲史料二題〉文中也有臚列，見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這個安排來看，可以知道彼此之間，任務大致平均分配，按卷序輪換承擔。五位校訂者都是當時史學、目錄學及曲學的一流學者，可以保證校訂的品質。然而他們在所分擔的卷帙中對底本具體如何校訂、取捨？也就是說，在校訂後，《提要》對《彙考》有那些改正和提高？這也是我們感興趣的問題。但對此類問題，歷來似缺乏必要的研究。全面研究這個問題涉及面較大，而且缺乏各種抄本《彙考》的文獻對照。我們在這裡僅就古今書室本爲據，以董康、王國維兩人所校部分劇目爲例，來看其校訂的一般情況。

董康所校第6卷中，湯顯祖的《還魂記》，《提要》與《彙考》文字全同，《提要》只是改正了若干誤字和漏字，屬校訂最少的。稍稍不同處，從人民文學排印本來看，是《提要》將古今書室本所附李仲文、馮孝將、談生事的小字註改成了正文字體，這可能混淆《彙考》之敘述和考訂者加工的界限。

同卷《紫簫記》，石印本也有不少錯字、漏字，《提要》都作改補。這是依據善本最爲常見的校訂工作。此劇最重要的補正是：石印本敘郝玭、閻朝事後，缺杜牧之〈杜秋娘詩〉。《提要》補曰：「杜牧之杜秋詩：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此題之來歷也。」[16]這是點明題目來源的重要文字，補正後對理解劇目題旨很有意義。

第11卷，阮大鋮（1587-1646）的《春燈謎》，石印本與《提要》介紹劇情文字全同，但石印本缺作者介紹及分析題意一段文字。《獅子賺》，石印本文末缺「乃使卒」以下約30字，《提要》補全其劇情梗概，並補沈括（1029-1093）《夢溪筆談》、《暌車志》、王隱《晉書》及元楊維楨（1296-1370）好鞋杯等考據文字[17]。這都可能是石印本外的《彙考》和《考略》中所有，而爲石印本所缺的。這樣的補正可以爲了解情節源流提供更多訊息。

反過來，也有石印本所有，而爲《提要》所缺的例子。如第11卷中的《錦西廂》，石印本與《提要》於敘述情節及引證史料的文字基本相同，但於文末，石印本尚有「其云會作賦的楊巨源者，《會眞記》云，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絕書。』故引及之也。」[18]雖然這僅是對原劇一個細節的補證，但與「提要」體例相符。《提要》缺此一段，未知是底本如此？或被董康所刪。

16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6，頁254-255。
17 同前註，卷11，頁542-543。
18 《傳奇彙考》，卷5，頁4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明顯的例子是卷26中，荊溪老人的《練忠貞》。石印本於劇中所演黃子澄、瞿能、袁珙、姚廣孝、張信、張玉、朱能、陳瑛事跡，都據史傳，廣加引證，但這千餘言的考證文字在《提要》中都付闕如。直到杜穎陶撰《補編》才予以補全[19]。這是底本所缺？或是爲編者所刪？無從詳考。但作爲以考述爲特徵的《提要》，似不會以引證史料爲累贅的。如此說來，則以底本所缺可能性大。

從上述情況看來，董康撰《提要》時，雖然蒐羅了幾種《彙考》或《樂府考略》的善本，爲校訂提供了版本基礎。原文的許多錯字、脫漏，也得以改正。但他恰恰忽視甚至是輕視了最易得到的石印本，因此未能作必要的對讀，以致遺漏了一些文獻資料。

六、王國維與《彙考》及對《提要》的校訂

王國維是最早利用《彙考》從事曲目整理和考訂的學者。王氏《曲錄》從《彙考》所輯明清有名氏、無名氏曲目甚多。《曲錄》傳奇部（上），自《五倫記》至《南樓記》有100餘目；（下）自《西樓記》至《織錦記》有156目；此外，還有無名氏劇95種[20]。其中不少雖同時見於焦循《曲考》和黃文暘《曲海目》，但《彙考》也有著錄，屬互見目錄。由於《彙考》早於焦、黃之目，故《彙考》首次著錄的劇目甚多，這樣，王氏《曲錄》實得《彙考》曲目350種左右，佔《曲錄》所錄曲目很大比重。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了。

王氏《曲錄》所據《彙考》究竟是《傳奇彙考》本身？還是《傳奇彙考標目》？即：是主要爲介紹劇情並考證本事的「提要」文本？抑或僅僅只是一份目錄？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按照《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編者的意見，《曲錄》裡所說的「右見《傳奇彙考》云云，往往不是根據《傳奇彙考》，而是根據這本（按：指《集成》所收本）《傳奇彙考標目》。」[21]但根據我們對95種「無名氏」作品的比對，可以發現，其中情況頗爲複雜。其一是，《曲錄》所錄與《集成》本完全相同的，有《十二紅》等74種。這可以說是來自《標目》；其二，劇名文字有異的有《風月亭》（「亭」作「仙」）、《月華圓》（「圓」作

19　北嬰：《曲海總目提要補編》，頁86-87。
20　王國維：《曲錄》，卷5，頁37a。
21　《傳奇彙考標目》，頁1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緣」）、《天緣會》（「會」作「記」）、《馬嵬坡》（「坡」作「山」）等4種。《千忠錄》、《千鍾粟》重出。其三，另有《紫金鞍》、《照膽鏡》、《百鳳裙》、《射鹿記》、《赤壁記》、《百花記》、《三多記》、《七紅寶釧記》、《八黑劍丹記》、《易鞋記》、《壽鄉記》、《雙熊夢》、《情生文》、《登樓記》等14種，爲《集成》所收本所無。相同的，自可說是以《集成》本《標目》爲依據；文字有異，也可能是係傳抄異寫；但多出的14種，顯然說明，王氏《曲錄》並不單是出自《傳奇彙考標目》。再檢「別本」《傳奇彙考標目》，也無此14種補充。所以可以懷疑，王國維所據以著錄的，可能包括了《傳奇彙考標目》以及《傳奇彙考》文本的目錄。兩者雖不是同一專書的配套部分，但可以互作補充。

這增出的14種，我們幾乎可以在《彙考》中查到。以古今書室本爲據，《紫金鞍》、《照膽鏡》、《百鳳裙》、《射鹿記》、《赤壁記》、《百花記》、《三多記》、《七紅寶釧記》、《易鞋記》等皆見於該書卷4。《雙熊夢》、《登樓記》見於卷5。《壽鄉記》則見於京都大學抄本冊一。唯有《八黑劍丹記》、《情生文》兩種不見。但這不能排除出自另一種《彙考》抄本。因此，從總體上看，《曲錄》所補無名氏傳奇95種，多數來源於《傳奇彙考標目》，也有一些來自《彙考》。若說《曲錄》的劇目都來自《彙考》便不夠全面了。

王國維後來參與《提要》的校訂工作，《彙考》即爲王氏撰述明清傳奇目錄的重要依據，那末，在他參與《提要》校訂時，又怎樣對待和處理二者的關係呢？前文已列出王氏校訂《提要》8卷，比較該8卷所取《彙考》文本與《提要》寫定文字，可以看出校訂時王氏的改動和判斷情形，從中看出王氏的意見。這也分幾種情況。

1.完全相同的。如《紅梅記》、《義乳記》、《修文記》（按：此劇人民文學本有一段註文：「演蒙曜事」云云，爲人民文學1959年排印本所加。）[22]《紅蓮債》、《一文錢》、《玉釵記》、《詩賦盟》、《鬱輪袍記》、《再生緣》、《文章用》、《摘纓記》、《天有眼》、《蓮囊記》、《裙釵婿》、《雙報恩》、《箜篌引》、《題門記》、《江天雪》、《桃花咢》、《一笑緣》、《東山記》、《赤壁記》、《郵亭記》、《昇平樂》、《桃花賺》、《天樞賦》、《三孝記》、《赤龍鬚》、《松筠操》、《紫珍鼎》、《龍鳳合》、《雙龍

[22] 北嬰：《曲海總目提要補編》，註156，頁2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墜》、《丹心照》、《醉將軍》。可見所用底本無誤。

2.添註作者和改正錯誤並作辨證的，如《錦箋記》，《彙考》未提及作者，《提要》開始就明確作：「周螺冠撰」[23]。《靈犀錦》原有小字註字誤而改正的。如「粲嘉」改作「桑嘉」，「九頭」改作「九頭鳥」之類。劇中言及杜忠爲父請謚「文成」，《彙考》按語未作辯證。《提要》則於文末曰：「明代謚『文成』者，唯劉基、王守仁二人，守仁謚在成祖廟號之後。」[24]《鳳鸞儔》敘及憲宗欲授華登庶吉士，登具疏力辭。《彙考》於此未作辨正，《提要》則於文末說：「按：天順初聘吳與弼爲諭德，辭不受職。成化中聘陳獻章爲檢討，獻章受職。彼時有此二事，劇中華登授庶吉士不受，本此。」[25]這正是校訂的正途和成果。

3.刪削或增補文字的。如《午日吟》，《彙考》題作者爲「明萬曆間湖廣人許潮編」[26]，《提要》則簡作「明許潮撰」。這是做減法。雖簡明，但時間、地域概念缺失。增補的如《因緣夢》，《彙考》言及《豔異編》的二段情節，但文字省略或脫漏，讀不成句。《提要》則予補上，始可知所引情節[27]。這對閱讀無疑很有幫助。

4.文字與內容差別較大的。如《鴛鴦夢》：於編者，《彙考》謂「吳人採芝客編」，《提要》謂「明末蘇州人作，自稱採芝客」。於題意，《彙考》謂：「秦璧、嬌蓮以男女鍾情，感而入夢，故曰鴛鴦夢。」[28]《提要》則謂：「演秦璧、崔嬌蓮男女皆在夢中相會，故曰鴛鴦夢。」[29]於介紹劇情大意文字，二者差異更多，如上元燈節，秦璧訪崔嬌蓮，《彙考》謂秦揖蓮呈詩，蓮亦答之；《提要》則謂匆匆數語，暗擲書於璧，情景不同。兩人相會後，《彙考》謂秦璧展玩蓮詩：「碧雲深鎖夢婚奢」云云，友石隱龍適至，使爲媒，崔父不允，欲許羊公子，崔母則反之，這些情節《提要》都予省略。《彙考》敘崔嬌蓮入尼庵，度秦必將覓己，乃將秦璧贈詩「蓮花爲面玉爲腮」題壁。秦璧計無所出，異人贈一符，焚七日，夢入清淨庵，花神攝蓮魄與會，神復贈以詩云：「湖上梨花分兩

23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7，頁305。
24 同前註，卷22，頁1069。
25 同前註，卷7，頁329。
26 《傳奇彙考》，卷6，頁517。
27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22，頁1077-1078。
28 《傳奇彙考》，卷3，頁260。
29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12，頁5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故妝投歇杏花園。蟾宮丹桂今宵折，得遂當時並蒂蓮。」[30]這在《提要》中都不見。而這，正是男女主角同時入夢而題作《鴛鴦夢》之點題之筆，何以未及一字？這除了校訂者刪節的原因外，也不排除可能出自不同的劇作抄本，或出自不同本的《彙考》。此劇考釋文末，《提要》有「明時工部尚書無所謂平其政，兵部侍郎無所謂崔乾，皆係假托」數語[31]，爲《彙考》所無，這不知是所據藍本有之，或爲王氏考訂文字。欲明此疑，也須遍查諸種《彙考》不可，這也是筆者無法辦到的了。

七、關於《曲海總目提要補編》

前輩戲曲學者杜穎陶，對《提要》做過長期深入的研究。他還經過多年的搜尋，從私家藏書收錄了多種《彙考》抄本，輯錄了《提要》所未收、失收的劇目和提要文字，得72種，成《曲海總目提要補編》。這是自董康後對曲目提要的一次最重要的輯補，是一重要的學術貢獻。1959年，他參與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提要》的整理出版，加了不少小字注，爲考訂作者、劇情本事做出很多努力，至今都有參考價值。這是不能忘記的。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增補《提要》可謂歷盡艱辛曲折。現在看看，這72種，其實絕大部分都可以在石川本、大阪本《彙考》中找到。現按《補編》所列目次，把它在京都本中的卷帙加以對應，就很清楚。（劇名號亦從省）

1.桃源洞，存卷5；　2.錢塘夢，存卷5；　3.薦馬周，存卷6；
4.遇雲英，存卷6；　5.青陵臺，存卷6；　6.罵上元，存卷5；
7.孝諫莊公，存卷6；　8.魯義姑，存卷6；　9.翫江樓，存卷6；
10.花間四友，存卷6；　11.三赴牡丹亭，存卷6；　12.遊曲江，存卷5；
13.分鏡記，存卷5；　14.勘風塵，存卷5；　15.燕青搏魚，存卷6；
16.謾梅香，存卷5；　17.北西遊，存卷5；　18.鎖魔鏡，存卷5；
19.東郭記，存卷5；　20.紅蕖記，存卷2；　21.紅葉記，存卷2；
22.弄珠樓，存卷1；　23.合紗記（一名白紗記），存卷13；
24.伽藍救，存卷4；　25.秋風三疊，存卷15；　26.續牡丹亭，存卷？

30 《傳奇彙考》，卷3，頁260。
31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卷12，頁553-5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7寶劍記，（存？）；28.翠鈿緣，（存？）　29.玉釵記，存卷8；
30.續情燈，存卷4；　31.鴛鴦夢，存卷8；　32.太極奏，存卷1；
33.竹瀧籬，存卷1；　34.陽明洞，存卷1；　35.人中龍，存卷1；
36.龍鳳衫，存卷1；　37.情夢俠，存卷1；　38.藍關度，存卷2；
39.芳情院，存卷2；　40.澄海樓，存卷1；
41.醒中仙，存卷11（按：京都本作《醉中山》，或有一誤）；
42.清平調，存卷15；
43.練忠貞（按：此劇存石印本卷3，杜氏係補《提要》所遺文字），存卷8；
44.賣相思，存卷8；
45.易鞋記（按：此劇存石印本卷4，《提要》收《分鞋記》），存卷15；
46.遍地錦，存卷7；　47.四元記，存卷11；　48.金杯記，存卷9；
49.離魂記，存卷3；　50.詩囊恨，（存？）　51.喜逢春，存卷11；
52.雙福壽，存卷9；　53.十美圖，（存？）　54.珊瑚鞭，存卷9；
55.醉太平，存卷9；　56.曹王廟，存卷11；　57.繡春舫，存卷9；
58.桃花雪，存卷11；　59.雙俠賺，存卷12；　60.醉西湖，存卷11、13；
61.壽鄉記，存卷1；　62.雪裡荷，存卷11；　63.倒浣紗，存卷11；
64.文武闈，存卷11；　65.蟠桃宴，存卷9；　66.臨潼會，存卷11；
67.忠孝節義，存卷11；68.屏山俠，存卷11；　69.龍虎嘯，存卷9；
70.蟾宮會，存卷9；　71.雄精劍，存卷12；　72.臥龍橋，存卷12。

以上72種，只有陳軾《續牡丹亭》，沈初成《寶劍記》，無名氏《詩囊恨》、《十美圖》等4種爲石川本、大阪本所未收，其餘68種皆收入石川本內，同樣也收於大阪本內。可見兩種日藏本所收劇目《提要》，幾乎囊括了《曲海總目提要補編》所補的文字，而且顯得相當完整。杜穎陶當年如果能以這兩種藏本爲依據，定可以省去許多查訪私家珍本秘籍的心力。

回到前面的話題。我們說過，1927年，董康赴日訪書，狩野直喜曾把較爲完整的《彙考》抄本，提供給董康閱讀，參考，董康在他的《書舶庸譚》中，記載了參閱後所得的收穫。其1月7日載：「狩野博士送《傳奇彙考》一函至，與刊本《曲海提要》核對，多21篇。」1月25日載：「狩野博士送《傳奇彙考》第二函來，與《曲海目》互勘，多22則。」2月4日載：「狩野送《傳奇彙考》二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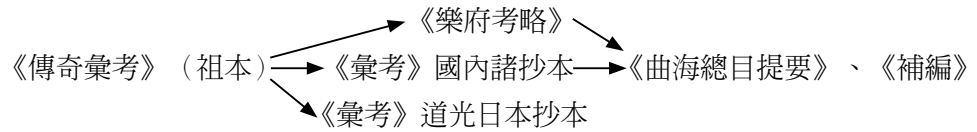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曲海目》對訖，多24種。合之前二次所校，約70餘條。」[32]這裡有個有趣的巧合：董康當時要補的是70餘則，杜穎陶經過多年的訪書所得也只是72則，董康沒有留下所說70餘則的目錄，有了石川本和大阪本，可以查到這些目錄以及相關提要，而這些恰與杜穎陶的《拾遺》、《補編》大致相近，如果董康當時在國內確實採錄過多種《彙考》、《考略》，這是否說明國內所見的各種《彙考》和《考略》抄本都缺少這些劇目和提要？還是當年所見的《考略》和《彙考》都殘缺太多呢？

《書舶庸譚》1927年2月5日又載：「作書致玉姬、駿聲，並寄《彙考》五冊，將溢出各條即由滬石印留底。」這裡的駿聲爲大東書局老闆沈駿聲，董康既然如此將五冊《彙考》寄上，並囑咐他補上這70餘則劇目提要[33]，當《提要》正式出版時，是不至於留下這些遺漏的。但事與願違，刊行的《提要》還是沒有補上。這是時間來不及呢？還是書已定型，插補甚費力氣，最終由老闆自作主張，只刊行原稿？留下的遺憾，終於只能由杜先生來作《拾遺》和《補編》了。

八、結語

《傳奇彙考》產於清康熙間，所錄元明清三代劇目非常豐富，考釋內容非常重要，雖未曾刊刻，卻以多種抄本形式，流傳海內外。據前輩學者查訪及現今所知，可以把這一元明清戲曲劇目考釋系列歸納如下：



祖本已不可尋。國內抄本，多下落不明。較易見者只有古今書室石印本，但它已首尾不完，只剩8卷。就此8卷，也編次雜亂，差錯疊出。民國初，董康訪得傳抄本多種，又聘請王國維等劇學、史學名家考訂校閱，成《曲海總目提要》46卷，此書始具規模，可供博覽。只是董氏訪書東瀛，得日本抄本4函，可補劇目及考釋文字70條未能補入。董氏當年，又不曾將此70餘劇目註明，有關條目及考釋條文，今都無考。今查日本京都大學、大阪大學分別庋藏的「石川」抄本和「碩

[32] 董康：《書舶庸譚》，頁9、22、27。
[33] 同前註，頁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園」精抄本，二書初抄於清道光八年，不僅比所見同治序本早四十年，且劇目有異同，「碩園」本抄錄尤其精緻、規整。二書著錄考釋多出近70條，足補《提要》之闕。這70來條與北嬰《補編》亦有出入，都可供校閱和考訂，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研究價值。希望有人能廣泛收羅各本，全面校勘，其成果必能更好地反映全書面目，它對元明清劇目研究必大有助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傳奇彙考》及其相關戲曲考釋書目
——從《傳奇彙考》到《曲海總目提要》及《曲海總目提要補編》

江巨榮　浦部依子

《傳奇匯考》在元明清劇目的整理和劇目內容的考釋上有重要的地位。它在國內外流傳的抄本較多。但因彼此分散，歷來研究不多。這裡以古今書室本爲依據，參考了京都大學藏石川誼臣抄本和大阪大學藏碩園精抄本，在所見抄本範圍內，比較各本所錄劇目，探討該書原有存目。在此基礎上，就《曲海總目提要》的劇目組成、來源作出分析，並以董康、王國維所校訂諸卷爲例，考述了《匯考》與《提要》間的文字異同，論述了《提要》對《匯考》考釋文字所作刪簡、補充和修訂的大致類型，從中見出二者的區別。此外，本文還就《曲海總目提要補編》所補曲目及其考釋文字，與所見石川本、碩園本的關係作了比較，指明《補編》所補劇目與考釋，基本已包括在所見兩種日本藏本中。於此也可見石川本、碩園本對了解《匯考》《提要》直至《補編》的重要。本文祈望日後能見到海內外各種《匯考》抄本的匯集，這對了解中國古典戲曲的考釋系列將大有助益。所涉書目，行文一般簡作《匯考》《提要》《補編》，文中標題則保留全名。

關鍵詞：《傳奇匯考》　《曲海總目提要》　《提要補編》　石川本　碩園本　古今書室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uanqi Huikao and the Related Drama Title Index ——From *Chuanqi Huikao* to *Quhai Zongmu Tiyao* and *Quhai Zongmu Tiyao Bubian*

Jurong JIANG　Yoriko URABE

Chuanqi Huikao is significant for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ramas. There are numerous transcripts and editions of *Chuanqi Huikao* but they are so scattered throughout China and overseas that they have never been studied systematically. On the basis of the Gujin Shushi edi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shikawa Yoshiomi transcript from the Kyoto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Sekien transcript from the Osaka University library, as well as all available sources, to sort out the original drama title index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huanqi Huikao*. Following Wang Guowei and Dong Kang's revisions, we examined discrepancies between the contents of *Chuanqi Huikao* and *Quhai Zongmu Tiyao* from which we analyze the types of omissions, supplements, and revisions that *Quhai Zongmu Tiyao* made to the *Chuanqi Huikao*.

In addition, when we compared the Ishikawa Yoshiomi and Sekien transcripts with the supplementary drama titles and their textual studies as seen in *Quhai Zongmu Tiyao Bubian*, we found the contents of *Quhai Zongmu Tiyao Bubian* were basically included in these two editions in Japan. Thus we can see the value of these two editions in Japan.

We hope to do a further examination of more editions of *Chuanqi Huikao*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extual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drama.

Keywords: *Chuanqi Huikao*　*Quhai Zongmu Tiyao*　*Quhai Zongmu Tiyao Bubian*　Ishikawa transcript　Sekien transcript　Gujin Shushi edi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王國維：《曲錄》，收入《王國維遺書》第1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北嬰：〈曲海總目提要拾遺〉，《劇學月刊》5卷3/4合輯專刊（1936年1月）。

北嬰：《曲海總目提要補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佚名：《傳奇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影印古今書室刊本。

佚名：《傳奇彙考標目》，收入《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7冊。

黃仕忠、金文京、喬秀岩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一輯。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董康著，傅杰點校：《書舶庸譚》，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蔣寅：〈東瀛讀書記〉，《文獻》1999年第1期，頁29-44。

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